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七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四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七

宋

高宗皇帝

寅紹興十六年（金皇統六年）春正月行耤田禮

先是知虔州（續綱目作虔州今依宋史高宗紀及秦檜傳改正）薛弼（字直老溫州永嘉人）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秦檜大喜乞詔付史館于是修彌文以飾治具如鄉飲耕耤之類

虛中身膺使命自請留金竟爾受官爵典詞命既已不忠于宋

節節備舉為茍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

夏五月金右丞相韓企先燕京人卒

企先為金右丞相每欲為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勸後進為已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諫多君子號稱賢相

六月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

金人重虛中之才號為國師而虛中恃才輕肆好譏

及降事北朝肆為讖訕人役無禮于金則其生已為可羞其死更由自取而宋史列傳尚多褒詞且信王倫之言許其守節史册毀譽失實顧若是其不足憑耶

訕凡見女真人輒以礦鹵目之貴人達官積不能平至是唐古酬舊作唐括酬幹今改從此家奴等告虛中謀反有司鞫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為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于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翰林直學士高士談字季默瓊之孫圖書尤多于我家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于是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焚死

秋九月金劉豫死

冬十二月金遣使如西遼西遼殺之

先是回紇遣使入貢于金言耶律達什時達什林牙已死西方諸部仍以達什呼之與其國鄰金遣鈕祜祿哈努勒舊作粘割韓奴今改與回紇使偕往遼主遇于野哈努勒語不遜遼主怒而殺之

丁卯十七年金皇統七年夏四月金主醉殺其戶部尚書宗禮

金主自即位以來委政于尼瑪哈斡布烏珠雖初年國家多故而吏清政簡百姓樂業既而其后費摩氏

干政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舊作裴滿氏今改後倣此金主欲立繼嗣為后所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遣酗怒至于手刃侍臣至是宴便殿金主被酒彊諸王飲不能俱逃去金主大怒時惟戶部尚書宗禮在側乃使之跪手殺之

五月安置饒州通判洪皓於英州

先是皓居母喪秦檜黨猶謂皓睥睨鈞衡及終喪除饒州通判李勤又附檜續綱目作饒州通判李勤考宋史皓本傳明言皓終喪除

饒州通判若以為李勤官則上文除字將安所指乎續綱目誤甚今依宋史改正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六月金殺其橫海節度使田瑴

初韓企先引瑴為吏部侍郎孟浩字浩然灤州人為左司員外郎銓敘得人時烏珠當國其所任刑部員外郎蔡松年字伯堅靖之子求與瑴相結瑴薄其為人拒之松年遂日短瑴于烏珠企先卒即出瑴為橫海節度使及是尚書省令史許霖首告瑴在吏部時為選人龔夷鑒

倒用日月事霖亦烏珠所親信與蔡松年構成其獄殺瑴及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并王植高鳳廷王傚趙益興與夷鑒等其妻子及所往來孟浩等皆徙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冤之

秋八月故相趙鼎卒于吉陽軍

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餽醪米會降旨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

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為相專以固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齎志以沒然中興賢相鼎為稱首鼎既卒參知政事叚拂為之歎息秦檜怒遂罷拂為資政殿學士尋落職興國軍居住興國軍宋置今為州屬湖北武昌府

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

剛中治蜀有方畧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召還責

桂陽軍安置未幾四川宣撫司亦罷

冬十月辛卯朔日食

十二月金及蒙古和

初達蘭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金使達蘭傳誅達蘭幷殺其二子威台額特布此勝花都郎君或其幼子事出大金國志金史無考　按威台舊作斡帶額特布舊作烏特補今改

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益彊烏珠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方輿要紀即臚朐河宋紹興中金人與蒙古和割河以北地與之即此河考臚朐河下流與黒龍江合蒙古在黒龍江之北則此西平河

或即臚朐河之下流也臚朐河源委注詳前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長鄂羅貝勒舊作熬羅孛極烈今改後仿此為蒙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于是鄂羅貝勒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

戊辰十八年金皇統八年春三月以秦熺知樞密院事

秦檜問勅令所刪定官胡寧字和仲安國第三子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以為必不襲蔡京之迹檜怒之已而熺乞避父子共政遂罷為觀文殿學士兼侍讀位次右僕射尋加少保

夏四月戊子朔日食

五月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于台州

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惡之降官奉祠台州居住

六月金以完顏亮（即海陵斡布之子太祖之孫本名都古嚕訥舊作廸古乃今改）平章政事

亮為人慓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已與金主同為太祖孫常懷覬望及為中京留守專立威以厭伏小人

結明安蕭裕本名伊徽吳人按伊徽舊作遥折今改後倣此每與論天下事裕傾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為右丞進平章攬持權柄用腹心為省臺要職引裕為兵部侍郎是冬亮為右丞相亮生日金主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陶罕庛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金主怒杖興國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疑畏愈甚陶罕舊作吐鶻今改

冬十月金太師都元帥烏珠卒

金自尼瑪哈死達蘭博勒郭等皆有自為之意斡布獨立不能如之何時無烏珠國勢殆矣故其國論功以為尼瑪哈後惟烏珠一人耳

十一月竄胡銓于海南

秦檜諷司諫羅汝楫論銓飾非横議竄新州同郡王廷珪嘗以詩贈銓坐流辰州新州守張棣承檜旨論銓與客唱酬謗訕怨望詔送海南編管以棣提舉湖北常平至官一日卒時洪皓在英州閩人倪登為守聞棣以巧中遷官取使節欲效

之即使人伺隙捕皓家奴寘獄中釀成其罪未及發而詧卒事乃解

己巳十九年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主亮天德元年春三月癸未朔日食

夏五月金出完顏亮于行臺秋九月復召入平章政事

金主以完顏亮為太保領三省事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金主寢殿鴟尾有火入寢內燒幃幔金主趨別殿避之越五日有龍鬬于榆林河水上金史熙宗紀作利州榆林河考利州金置元廢故城在今喀喇沁左翼東北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飄颺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五月以天

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肆奚人摘其語以為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為之左丞相宗賢本名色哩布卜蘇之孫舊作賽里布卜蘇舊作習不失今改曰都古嚕訥實使之金主不悅故出亮亮過中京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九月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逆謀益甚

冬十月金主殺其弟胙王常勝等斡布子金主弟後追改名元遂殺其后費摩氏

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民于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與費摩后后白金主金主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本名伊遜尼瑪哈孫右丞唐古辯本名翁郭羅尚金主之女舊作唐括辯翁郭羅舊作斡骨剌今改而殺左司郎中薩哈舊作三合今改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辯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達阿里布之子按武岱舊作烏帶阿里布舊作阿魯補今改後倣此謀廢立烏達以告完顏亮一日亮與辯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辯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名爽宗傑子太祖孫子敎拉舊作阿懶今改後倣此

亮曰敖拉屬疎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邪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于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塔斯舊作特思今改後仿此疑之以告費摩后后白金主金主怒召辯謂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常勝惡塔斯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帝阿禪舊作按察今改大王金主之弟止有常勝扎拉舊作查剌今改亮乘此構常勝扎拉金主使塔斯鞫之無狀亮曰塔斯鞫不以實遂俱殺之又殺敖拉達蘭亦鄧王子舊作達楞今改後仿此金

主積怒於后遂俱殺之而召胙王妃薩摩舊作撒卯今改後倣此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庫哩舊作烏古論今改氏及爪爾佳舊作夾谷今改後倣此氏張氏等

十二月金完顏亮弒其主亶而自立亮弒主簒立實金之亂臣故即位後變例書名至金世宗既立金統有歸亮止書名而不稱主

護衛十人長布薩呼圖後改名思恭上京羅卜科達噶人舊作僕散忽土羅卜科達噶舊作老海達達葛今改舊受斡布恩圖克坦額勒楚克會寧噶瑪哈赫仲人徙懿州舊作阿里出虎噶瑪哈赫仲舊作葛馬合窟申今改與亮為姻家亮皆

使為內應大興國嘗以羅卜藏後賜名維忠舊作李老僧今改屬亮得為尚書省令史亮度興國被杖怨望又使羅卜藏結興國內應興國給事寢殿夜嘗取符鑰歸家十二月丁巳乘布薩瑚圖克額勒楚克內直作變夜二鼓興國以符鑰啟門亮與妹壻圖克坦貞特赫塔拉人特赫塔拉舊作忒黑閭剌今改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古辯大理卿烏達羅卜藏等皆以刀藏衣下同入宮門者以辯乃國壻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

抽刀刲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刀于榻是夜興國先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額勒楚克先進刀瑚圖克次之金主頡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殂秉德等未有所屬瑚圖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羣臣奉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為左丞相唐古辯為右丞相烏達為平章政事謚費摩后為悼平皇后廢金主亶為東昏王大赦改

秦檜有可殺之罪施全非當殺檜之人其事固不必深論獨是檜奸邪誤國海内切齒所欲剚刃甘心者非止一全而高宗始終信之而不忍去之後且畏之而不敢去之豈非天奪其魄乎

元

（庚午）二十年（金天德二年）春正月殿司軍士施全刺秦檜不克檜殺之

檜趨朝殿前司後軍使臣（宋史兵志殿前馬步諸軍有巡教使臣）施全挾刃於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敵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于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

金主亮尊其嫡母圖克坦氏及母大氏皆為太后

圖克坦氏賢御下有恩德與大氏相得至歡亮弑熙宗圖克坦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亮銜之至是追尊斡布為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為皇太后圖克坦氏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後圖克坦氏生日酒酣大氏起為壽圖克坦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氏跪者久之亮怒而出明日召與圖克坦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為不可亮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耶

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巫伋簽書樞密院事遣堯弼使金

賀即位也及還金主亮以上皇玉帶附遺于帝其秘書郎張仲軻小名鈕爾按鈕爾舊作牛兒今改後倣此曰此希世之寶也亮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亮有南侵之意遂每事先意逢之

下李光子孟堅于大理獄流之峽州責降徽猷閣直學士胡寅等官有差

光在瓊嘗作私史其仲子孟堅為所親陸升之山陰人光姪壻言之升之訐其事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曹泳究

實詠言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訕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編管峽州于是胡寅程瑀潘良貴宗頴澤之子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許八人皆緣坐降責有差有從政郎楊煒常州通判沈長卿字文伯湖州人舊與李光言和戎非便知雷州王趯求内徙李光俱坐貶又有太常主簿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為譏毀大臣又言其家亭號潛光有心于黨李堂名商隱無意于事秦

檜大怒竄之容州唐置今廣西梧州府容縣是

夏四月置力田科

募民耕兩淮田從知廬州吳逵請也

金主亮大殺其宗室

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彊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銜之將盡誅焉於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玉奚人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嚕即宗本太宗子阿嚕舊作阿魯今改左丞相唐

古辯判大宗正寺呼爾吉即宗美阿嚕弟舊作胡里甲今改後仿此繫鞫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林即宗懿太宗子舊作阿鄰今改後仿此北京殺留守呼拉布金史海陵紀作卞世系表云北京留守卞太宗孫今仍續綱目按呼拉布舊作斛祿補今改後仿此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尼瑪哈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尼瑪哈後皆絕而烏達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玉子尚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為卿男婦代朕事卿也

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薩里罕等夷其族

金主亮復忌舍音諸子盛彊及宗室勲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約索即白彦敬博勒郭部族人舊作遥設博勒部郭羅火今改誣飾上變遂殺薩里罕及景祖孫穆里延舊作謀里野今改舍音子博濟即宗義舊作孛吉今改并其族百數十人以魏王威台太祖之弟舊作斡帶今改按此與前達蘭之子名威台者另是一人孫呼爾吉舊作活里甲今改好修飾亦族之

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

正仮奉使雖以
明迎靖康為名
以聞何處頓放
之詰遂不能復
封即此固足誅
尚宗之心而仮
責有以窺高宗
之意然則高宗

十二月甲子檜始朝命肩輿入宮門二孫塤堪扶掖

升殿不拜

辛未 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正月金置國子監

二月以巫伋為金國祈請使

伋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亮曰不知歸後何

處頓放伋唯唯而退

三月金大營宮室于燕（續綱目此條目內叙營建事本金史海陵紀乃汴宮而誤為燕宮令改叙於二十八年金營汴宮綱下）

之首尾畏忌本因貪位苟安是以事釁忘覩有所弗顧亦可鄙之甚矣

金主亮稍習經史慕中國衣冠人物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亮意合乃遣左丞相張浩字浩然遼陽渤海人本姓高右丞相張通古字樂之易州易縣人等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城周九里三十步其宮室一依汴京制度

夏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蘭舊作阿懶今改後倣此及宗婦于宮

阿蘭亮叔曹王阿里布妻也亮殺阿里布而納之封為昭妃又命圖克坦貞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宜選納馬宰相乃奏請行之亮遂納阿魯子蘇爾圖舊作莎魯𠲜今改後仿此呼嚕即宗固亦太宗子舊作胡魯今改後仿此子呼刺勒舊作胡里刺今改後仿此和碩台舊作胡失打今改後仿此秉德弟嘉哩舊作糺里今改後仿此四人之妻于宮尋封嘉哩妻高氏為修儀崇儀節度使烏達妻唐古定格舊嘗與亮私及為帝定格使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達許以為后定格初不忍亮誅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定格大恐縊殺烏達遂納之

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死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古定格而以為麗妃使伊里布出其妻富察徹辰而納之徹辰亮姊之女也 按唐古定格舊作唐括定哥唐古定格舊作唐括石哥伊里布舊作乙刺補富察徹辰舊作蒲察乂察今改後仿此

秋八月太傅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咸平王韓世忠卒

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屢詆和議觸秦檜解兵罷政卧家凡十年至是卒 世忠嗜義輕財賜賚悉分將士將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絶過人嘗中毒矢入骨以彊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奬用成閔解元劉寶等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也孝宗朝追封

蘄王謚忠武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　成閔字居仁邢州人

壬申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春三月編管王庶子之奇之荀于嶺南

初庶卒于貶所其子之奇之荀撫棺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讐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至是為人所告坐謗朝廷編管之奇于梅州本南漢恭州宋改今廣東嘉應州是之荀于容州又以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王遠嘗通書王庶及趙鼎力詆和議安置三省于筠州遠

於高州

夏四月巫伋罷以章復音伏劾書樞密院事

伋與秦檜居同里一日檜與伋曰里中有何新事伋曰有一術士自鄉里來頗能論命檜變色曰是尺言公何日拜相伋惶恐而退中丞章復聞之即劾伋陰懷異意遂罷復拜簽樞未幾亦罷

五月襄陽大水

平地五尺漢水冒城而入

冬十二月金主亮召濟南尹烏嚕妻烏凌噶氏即昭德皇后舊作烏林達氏今改未至自殺

葛王烏嚕時為濟南尹烏凌阿氏儀容整肅亮召之乃謂烏嚕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曰為我禱東嶽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行至良鄉得間自殺

癸酉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春三月金遷都於燕

金主亮自上京至燕京初備法駕下詔改元親選良

加九錫者始見于王莽再見于曹操晉宋以下轉相効尤皆不旋踵而成簒逆之禍循友止顧逢迎不復稍存大義竟爾明目

家子一百三十人充後宫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為京師號遂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汴京為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京大定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

以王循友知建康府

循友知鎮江上書乞加秦檜九錫檜喜而遷之踰年檜以循友罪其族黨安置藤州唐置今廣西梧州府藤縣是

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

張膽上書陳請誠不知是何肺腸檜亦遂喜而遷其官不臣之跡已不可掩使非天速其死安保其不為莽操之續邪

亮遷都于燕親屬皆從獨留圖克坦太后于會寧圖克坦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服俟命大氏在燕常思念圖克坦后及病篤以不得見圖克坦后為恨將死謂亮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

五月潼川本唐梓州宋置府今府屬四川大水平地丈五尺死者甚衆

甲戌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春正月地震

金右丞相蕭裕謀反坐誅

裕在相位恃功專恣金主亮依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以亮猜忌恐殺忍禍及遂與蕭豐嘉努舊作蕭馮家奴今改後仿此等謀立故遼主豫王延禧之孫事覺伏誅

夏五月癸丑朔日食

金始置交鈔庫

從戶部尚書蔡松年請也設印造鈔引及交鈔庫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用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每貫取工墨錢

十五文諸路並設使副判各一員都監二員益以銅少為權宜之制云

秋七月張俊卒

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帝于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劉錡附秦檜殺岳飛為世所鄙薄焉

以敷文閣待制秦塤修撰實録院

初魏師遜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等知貢舉以秦熺子塤為榜首及廷試檜以思退為編排師遜為詳定復擬塤第一帝讀塤策覺所用皆檜熺語遂進張孝祥字安國歷

輪對固欲開所未聞然聞之而不能行雖聞何益史謂高宗避免之禁為防檜壅蔽不知檜之敢為壅蔽實高宗有以致之果有知之則去檜亦在高宗耳若

陽烏江人第一而塤第三時檜從子熺烜姻黨周夤沈興傑皆擢高第天下切齒至是以塤修撰實錄院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也

八月禁百官避輪對

秦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語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避免輪對至是上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

其不能去則是太阿倒授綱紀懈弛既不能除巨慝以清政紀而徒為是令正所謂不揣本而齊末庸何益乎

欲聞所未聞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可令檢舉約束

益防檜壅蔽也

冬十一月以施鉅參知政事

自秦檜專國士大夫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府稍出一語輒斥去之不異奴隸故自万俟卨罷至此十年參預政事者纔四人而已

加秦熺少傅封嘉國公

金主亮納其諸從姊妹于宮

壽寧縣主什貴（舊作什古今改）斡里雅布之女也靜樂縣主布拉（舊作蒲剌今改）及希延（舊作習撚今改）烏珠之女也錫古蘭（舊作師古兒今改後倣此）額爾袞之女也混同縣君蘇呼和琢（舊作莎里古貞今改後倣此）及其妹伊都（舊作餘都今改後倣此）阿嚕之女也皆亮從姊妹郕國夫人崇節（舊作重節今改後倣此）博勒郭之女孫亮之姪也張定安妻雞喇固（舊作奈剌忽今改後倣此）太后大氏之兄嫂也富嚕和琢（舊作蒲盧胡只今改後倣此）麗妃薩哈之

妹也皆有夫亮無所忌恥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凡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住會寧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幃常于卧內遍設地衣倮逐為戲

十二月西遼耶律伊呼死其妹普蘇完舊作普速完今改權國事伊呼卒子幼普蘇完以遺令權國稱制改元崇福自號承天皇太后謚伊呼曰仁宗

乙亥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夏五月丁未朔日食

六月改岳州為純州岳陽軍為華陽軍

或言岳州乃岳飛駐軍之地又與其姓同乞改之葢以媚秦檜也岳州人謂飛駐軍乃鄂州于我州何與而改之

金汴京火

金主亮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為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宮室盡焚亮大怒杖殺長寧

秋八月下趙鼎子汾等于大理獄

秦檜于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衿太祖五世孫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衿飲别厚贐必有奸謀詔送汾令衿大理鞫問使汾自誣與

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不能書矣

冬十月徙洪皓於袁州未至卒

皓居英州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卒皓久在北庭為金人所敬既歸金人至必問皓為何官居何地不幸為檜所忌不死於敵國而死於讒慝聞者悼之

進封秦檜為建康郡王加其子熺為少師並致仕是夕死

檜病帝幸其第問焉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熺奏請代

居相位者為誰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還宫命沈虛中草檜及熺制並令致仕熺夜遣塤與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柟見其黨殿中侍御史秦嚞右正言張扶謀請己為相翌日檜熺致仕詔下塤堪皆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是夜檜死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誤國忘讐斁倫其遺表有云願陛下固鄰國之歡盟謹國是之搖動猶思刦制君上于死後作陰險深阻如崖穽不可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沽名曰訕謗曰指斥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

檜自操以授言官議之者曰此老秦筆也晚年殘忍尤甚屢興大獄案事之卒布滿京城稍議之者即捕治中以深丈專務羅織執政惟取備員甫入輒出惟深德王次翁歷四年始出之互久任之説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調者然附之則立與擢用開門受賄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陰結内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言動靜必具知之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由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願中獻秦城王氣詩勢漸不可制及檜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

朱子曰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十八九金人於是始露和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金庭獨以長樂梓宮藉口攬却衆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破士大夫狃于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爲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倡

邪謀以誤國中則挾敵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親後君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不足贖也

金主亮迎其太后圖克坦氏至燕

金主亮命以大房山（在順天府房山縣西北亦曰大防山水經注防水出大防山南即此）雲峯寺為山陵遣右丞相布薩圖克等如會寧奉遷

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圖克坦后至流沙河（在順天府昌平州南有南北兩流北沙河即古濕餘水自居庸關南流至州南與南沙河合南沙河即古易荊水下流至通州入白河）亮親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太后前曰亮不

孝久缺温清頋咨之后掖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咨我有子如是寧忍咨乎叱杖者退既至亮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之常從輿輦徒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為至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黜秦檜姻黨十一月釋趙汾及李孟堅王之奇等自便臺諫湯鵬舉等累疏言秦檜之姦請逐其姻黨詔安置戶部侍郎曹泳于新州罷端明殿學士鄭仲熊字行

可衢州西安人等四人徙侍御史徐嘉正言張扶為他官知建康府王會等六人俱以諂附貪冒罷又竄呂愿中等於遠州秦塤曹冠等以檜子孫親戚濫科第正之莫及張常先等八人並以告訐濫叨官爵送遠郡編管尋復趙汾官先是詔奪汾二官與李孟堅王之奇等皆令自便

十二月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胡銓於近州

和之策斷自
宗贊成于秦
但其說為舉
所訕議故檜
則誘之于檜
檜已死惟恐

光移郴州銓移衡州光尋卒

丙子 二十六年 金正隆元年 春正月追復趙鼎鄭剛中等官三月罷宰相兼樞密使

以邊事已定也

竄東平進士梁勛於遠州

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勛於千里外州軍而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存亡而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鼓

人以檜死敗為疑故不得吐露本衷降宜示以安遜之心謂此詔護檜者固非謂杜絕國中議猶非其用心所在也

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偽撰詔命台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寘憲典

夏五月以沈該万俟卨為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湯思退知樞密院事

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字體仁永豐人二十五年九月拜參知政事）湯思退至卧内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為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檜黨遂信任之

靖康帝卒於金

命史館重修日歴

以秦熺修不實也

秋七月彗出井詔求直言

八月以張綱字彥正潤州丹徒人參知政事

綱初為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卧家者二十餘年檜死台為吏部侍郎權尚書時以彗出求言綱奏

求言易聽察難宜命有司詳審章奏無事苟簡及參

政事帝力懲秦檜苛政時時以寛恤民力諭輔臣綱
乃摘其切於民利八十事標以大指乞鏤版宣布中
外
冬十月復安置觀文殿大學士張浚於永州
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焉武
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嘆惜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
都督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
正論害己令臺臣有所彈劾語必及浚謂為國賊必

檜以力持和議固位竊權其黨遂視此為希榮之具雖其餘說輾轉相沿檜雖死而其害未息沈該万俟卨湯思退十餘輩相繼居政府庸劣雖各不同而挾和議以要君實無二致高宗一念之差遂使勢成滿莫其失豈盡在諸奸臣哉

欲殺之檜死乃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時喪母將歸葬會星變求直言浚慮金人數年間勢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敵可信莫為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乃上疏極言沈該万俟卨湯思退謂敵未有釁而浚乃若禍在年歲間者皆笑其狂臺諫湯鵬舉凌哲等論浚名在罪籍倡異議以動國是若使歸蜀恐惑遠方生患復安置永州

丁丑二十七年金正隆二年春三月万俟卨死夏六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卨為相主和固位無異秦檜既死思退遂相

戊寅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春三月辛酉朔日食

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

金主亮將議南侵以通為謀主故有是命初亮召其倖臣秘書少監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等便殿侍坐亮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幘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君能一之可謂大矣亮曰彼且何罪而伐

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亮喜曰向者梁珫嘗為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興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亮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亮恃其累世彊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可以為正統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揣知亮意遂與仲軻欽及近習羣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遂其意亮遂議興兵南侵

九月以王剛中（字時亨饒州樂平人）為四川制置使

初剛中為中書舍人言禦敵為今日先務敵彊則犯

邊弱則請盟令勿計敵人之彊弱必先自治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彊將良士勇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帝韙其言會西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

冬十月金營汴宮

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字唐臣易州人如汴京營建宮室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舉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遍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

國子司業黃中字通

老邵武人使還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為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

己卯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春二月金籍諸路兵造戰具

金主亮謀南侵乃造戰船於通州金置今屬順天府遣使籍諸路明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

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軍器並致于燕時又建汴京修燕城民不能堪箭羽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于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

夏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字太冲眉州丹稜人知綿州

道夫前使金金主亮將欲南侵陽設為詰責之語亮謂道夫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畧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辭不發一也爾于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蓋將敗盟故先設此二事為辭

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欲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弒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以為不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故貶

六月遣王綸字德言建康人使金

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

為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秋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不至

熹少有求道之志父松(字喬年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忤秦檜出知饒州)方疾亟屬熹曰胡憲(字原仲安國從子)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劉子翬(字彥沖韐仲子)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稟學焉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為泉州同安(晉縣今屬福建泉州府)主簿罷歸聞延平(注見前)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學于羅從彥(字仲

素南劍州人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為主築室於武夷山中山在福建建寧府崇安縣南山高五百仞有三十六峯其溪流分為九曲昔有神人武夷君居此故名漢武帝嘗祀之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熹卒不至憲生而靜愨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得程頤書潛抄密誦夜以繼日聞涪陵譙定受易學於頤二人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故不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日衆號籍溪先生仕終秘書省正字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

安結草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于世惟與憲予翬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才器為說聖賢之道因以女妻憲門人號曰白水先生子翬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興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者十七年與憲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朱熹而已熹從予翬遊予翬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學者稱為屏山先生　熊定字天授涪陵人劉安世字器之魏人興化宋軍今為府屬福建

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字長卿信州弋陽人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時湯思退轉左僕射康伯遂同相帝謂康伯曰卿靜

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令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勿憚商確康伯曰大臣論國事自當盡心若依阿植黨臣所不敢

皇太后韋氏崩諡曰顯仁

帝事后甚謹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所闕慎勿令知第來白朕至是崩年八十矣

冬十一月攢顯仁皇后

攢于永祐陵之西祔神主太廟

庚辰三十年金正隆五年春二月以普安郡王瑗為皇子更名

瑋進封建王

初帝知瑗之賢欲立為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

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

嗣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于此今兩邸名分宜

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

朱倬能策劉豫必敗似有料事之明及由遠州推用中丞高宗

至是利州提典刑獄范如圭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加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寺稱皇姪

秋七月以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知樞密院事朱倬字漢章閩縣人參知政事

倬初以張浚薦自宜興簿入對時方以劉豫為憂倬策其必敗帝大喜而秦檜惡之出為越州教授檜死

倬知惠州陛辭因言前事帝問卿何以淹於此倬言為檜所扼帝愀然慰諭目送之且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擢至中丞論事多所裨益帝信任之

八月丙午朔日食

九月以李寶河北人為浙西副總管

寶嘗覊金拔身自海道來歸至是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乃授官令于平江督海舟捍禦

冬十二月湯思退有罪免

深為信任史稱其論事多所裨益其實並無著聞諒亦不過空言無濟耳迫其從金兵南下人情洶洶妄議退避倬且默無一語則平日所謂肥論事者人安在乎

侍御史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葢思退致身皆秦檜父子恩也宜寘之憲典遂奉祠

初行會子

戶部侍郎錢端禮字處和臨安人被旨造會子儲見錢于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兑會子輸左藏庫初行於兩浙遂通行諸州

辛巳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雍大定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食帝

不受朝

風雷大雨雪

侍御史汪澈字明遠新安人徙饒州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月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之證殆為金人且言荆襄無統督江海乏備禦因陳修攘之策

二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取士

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

離合隨時更革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業雖兼濟此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永為成憲從之先是定制以本經語孟義各一道為首次詩賦各一首次子史論時務策各一道至是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而解額未定議者謂宜以三為率二取經義一取詩賦然不果行

三月以陳康伯朱倬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以吳拱玠之子知襄陽府

先是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及聞金人決

欲敗盟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府部兵三千戍之考宋史高宗紀及陳康伯張去為傳台楊存中等議舉兵並在五月金使既來之後續綱目係於金使未來之前非是今改係詔議舉兵條下

夏五月金主亮遣使徵漢淮之地始聞靖康帝之喪

金主亮嘗密隱畫工于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在杭州府城内西南隅背名胥山上有伍子胥祠絶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至是遣其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來賀

土全雖受海陵之命激怒宋人以為南侵計然此在金人猶可而金則本宋人也直呼其故君之名悖逆已甚而高宗竟聽其奸詭隱忍不言庸懦委靡直是全無人心尚何以覥顏人上乎必

天申節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命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為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遽起發哀而罷詔持斬衰三年上淵聖廟號曰欽宗時朝論俟使去發喪左史黃中馳白宰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

不敢害之言早為海陵所料惟倓苟安而罔知自厲無怪其終不能出人掌握中

痛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左僕射陳康伯主中論竟得如禮

詔議舉兵

帝命宰執名同安郡王楊存中三衙帥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至都堂議舉兵又名侍從臺諫集議陳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帝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

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族助襄漢待其先發

應之時已先命吳拱守襄陽又命主管馬軍司成閔

部兵三萬戍鄂州 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以去為竊權撓政乞斬之以作士氣

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

詔以金使語諭諸路統制郡守監司隨宜應變以吳

璘宣撫四川仍令王剛中同處置軍事

六月以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

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

路軍馬

故遼人伊喇鄂斡（舊作移制窩斡今改後倣此）叛金圍臨潢

初金主亮徵兵南侵使牌印（金官名掌御寶及金銀等牌後改名御寶郎）

素赫（舊作燥合今改後倣此）如西北路盡僉契丹壯丁契丹人

不願行求之素赫素赫不從於是西北路招討司譯

史薩巴與部衆殺招討使完顏烏嚕（舊作沃側今改後倣此）及

素赫等取招討使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故遼主

延禧子孫推都監楞華善（舊作老和尚今改）為招討使山後山

前諸羣牧應之咸平府金置故城在今奉天府鐵嶺縣穆昆瓜里舊作謀克括里今改舉兵據咸平繕完器甲出府庫財物募兵以應薩巴其勢益張金主亮使布薩瑚圖克等討之皆無功而薩巴自度大軍必繼至勢不可支謀歸西遼乃率衆沿龍駒河金史地理志臨潢府長泰縣北有龍駒河長泰廢縣在故臨潢城東宋薛映記所謂長泰館是也西出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偽署六院節度使伊喇鄂斡殺薩巴執楞華善等自為都元帥擁衆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國公

烏嚕使伊喇扎巴舊作移剌扎八今改後仿此招之鄂斡已約降而扎巴見鄂斡兵衆彊盛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反說之曰我之始來以汝輩不能有為今觀兵勢彊盛如此汝等欲如羣羊為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天時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復還矣於是鄂斡決意不降遂攻臨潢圍之衆至五萬

秋七月金主亮遷都於汴

金大括馬于諸路

先是調馬於諸路以戶口為差計五六十萬匹仍令戶自養以俟至是又大括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等而上之并舊借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於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貯粮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為請金主亮曰北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羸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蠭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盜賊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宰字彥輔江淮人上疏諫南侵亮殺之由是羣臣不敢言

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

凡百三十餘人

遣樞密都承旨徐嘉如金至盱眙金人却之乃還

先是遣周麟之字茂振海陵人賀金還都麟之憚金辭行坐

免遂以嘉代之嘉至盱眙金主亮使韓汝嘉就境上

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

來賀也嘉乃還

八月宿遷人魏勝字彦威淮陽軍宿遷人起兵復海州詔以勝知

州事

勝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張旗幟舉烟火為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寛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大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

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安堵如故勝遣人諭朐山後周縣明省入海州懷仁東魏縣故城在今海州贛榆縣沭陽東魏縣今屬海州東海注見前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羆甲數萬金遺蒙古舊作蒙括今改鎮國以兵萬餘取海洲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迎之設伏于

隘陣以待衆殊死戰伏發敵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㞷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陳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闘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糒殺牛馬飲血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多死傷遁去

蒼山在山東沂州府蘭山縣東

以成閔為京湖制置使

金完顔亮弒其太后圖克坦氏九月遂大舉入冦（亮本金朝亂賊且是年金世宗即位故變例書入冦）

圖克坦后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亮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幸之因使伺后動靜凡后所為事無大小福娘夫特默格（舊作特末哥今改後倣此）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樞密使布薩瑚圖克往討辭謁后

后謂曰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與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亮亮意謂后嘗養鄭王充本名錫圖美宗幹之子太祖之孫按錫圖美舊作神土懣今改後仿此為己子充四子皆成立恐瑚圖克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名默檢大懷忠等使弒后且指名后左右數人皆令殺之后方摴蒱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然方下跪尚衣局使華特默舊作虎特末今改後仿此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

娘等縊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於宮中棄骨於水并殺鄭王充之子塔納舊作檀奴今改後倣此阿里布舊作阿里白今改後倣此等二人遂台瑚圖克等還皆殺之封高福娘為鄖國夫人以特默格為澤州刺史又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諫伐宋杖而釋之自是莫有敢諫者遂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以瓊都錫幹之子後改名昂舊作奔睹錫幹舊作斜斡今改為左大都督李通副之赫舍哩良弼棉谿川人棉谿川舊作回怕川

今改為右大都督烏雅富勒琿副之蘇保衡字宗尹雲州天成人為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正嘉努舊作鄭家今改副之由海道徑趨臨安劉蕚大興宛平人為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進自蔡州以瞰荆襄圖克坦喀齊喀上京素蘇海水人喀齊喀舊作合喜素蘇海舊作速蘇海今改為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圖克坦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九月亮召諸將授方畧賜宴于尚書省命皇后圖克坦氏與太子光英居守

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亮戎服乘馬具裝起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氊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絶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遠近皆震

金人攻黄牛堡在漢中府鳳翔縣東北吳璘等敗之遂復秦隴洮三州

金圖克坦喀齊喀將五千騎扼大散關遊騎攻黄牛堡守將李彦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

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於帳中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注見前駐軍青野原在漢中府畧陽縣北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刦橋頭寨在鳳翔府寶雞縣南渭河自隴州流入有橋跨其上故名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曹休復洮州全師既還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李燾字仁甫眉

州丹稜人

劉錡遣兵復泗州

高平人王友直字聖益博州高平人考宋史地理志博州有高唐博平無高平高平乃澤州縣也列傳有誤疑起兵復大名遣使入朝

友直父佐以材武稱友直幼從父諳兵法志復中原聞金亮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為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為十三軍置統制等

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
遣人入朝奏事已而自壽春來歸詔以爲忠義都統制
冬十月金人圍海州魏勝李寶合擊大敗之
亮渡淮慮勝躡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
師由淮道將拒敵于膠州隋於此置膠州明省縣入州今屬山東萊州府
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慷慨厲士赴援與勝
同擊金兵于新橋在海州北敗之勝還守北關方輿紀要在海州北宋時築此據險戍守
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

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闗後欲過砂堰（在海州東北）圍城為營勝已先據堰尋以單騎逐敵騎于東門外大聲叱之皆駭散翌早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金兵不能前乃拔砦走

金人渡淮劉錡進軍楚州以拒之

劉錡兵至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没者鑿

沈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

金人立曹國公烏嚕為帝于遼陽更名雍是為金世宗

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和碩舊作昌蘇館今改明安方輿紀要遼置以處熟女真金改路置節度使後廢故城在蓋州東南考蓋州今奉天府蓋平縣是完顏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博索舊作婆速後訛為婆娑今改路金置博索府故城在今奉天府鳳城東總管默音羅索子舊作謀衍今改東京穆昆金珠舊作金住今改等始受甲于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

二萬餘皆公言于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性仁孝沈静明達衆心歸之亮嘗使穆哩庫（舊作謀良虎按此與金初別名宗雄之穆哩庫另是一人）圖淮北諸王烏嚕聞而憂懼會故吏埒爾錦（舊作六斤今改後倣此）自汴還具言金主殺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于其舅興元少尹李石（字子堅遼陽人）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殿即位

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數十事追尊鄂爾多為帝廟曰睿宗

劉錡將王權軍潰于昭關錡引還揚州金完顏亮入廬州

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不戰而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已而金人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王權尋退屯采石金亮遂入和州

高宗平日畏金幾如嬰兒之善弗何以一旦能決策親征蓋爾時勢欲南來危在旦夕航海計既不行勢已有進無退而前此平江之役諸將頗以捷聞因復冀僥倖于萬一非真激于建王康伯之言也然虛憍之氣不久即

吳拱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

帝親征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參謀軍事

帝聞王權敗詔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

消金師返郊而三招討旋罷曾謂高宗有發憤自強之一日哉

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

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

李寶大破金人于陳家島在膠州海中殺其將完顔正嘉努

寶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在膠州南海中海防考濱海要衝有膠州石臼等所及海中之陳家島諸處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

曰神風自桅樓中來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
戰金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遥見寶船紿敵兵入舟中
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振蕩海
波騰躍敵大驚制矴舉帆帆皆油纈彌亘數里風浪
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烟焰隨發
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
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者三千餘人斬其將完顔正
嘉努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丈

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四晝夜不滅

金人破揚州劉錡遣兵拒于皂角林在揚州府江都縣南大敗之錡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員琦王佐等拒之于皂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

十一月詔張浚判建康府

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藎帝悟乃詔復官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烟焰張天慎勿輕進浚斥曰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遂乘小舟徑行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

編管王權于瓊州以李顯忠代將其軍

金人侵瓜州葉義問使中軍統制劉汜錡姪之禦之敗績

義問走建康

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横以八千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于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瓜洲汜以克敵弓射卻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横權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為不可義問彊之汜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汜先退李横以孤軍不能當亦卻失其都統制印横左軍統制魏俊右軍

統制王方死之横汜僅以身免錡聞汜敗因憤悶疾益甚義問聞之乃遵陸趨建康市人皆媟罵之

虞允文大敗金軍于采石完顏亮趨揚州

亮築臺江上自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于江中召瓆都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富勒琿曰臣覩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邪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即瓶麟堂在和州横江之濱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紅旗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

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軍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

港備不測部分已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絶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允文軍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會報

曹國公已即位于東京改元大定亮撫髀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於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之歛舟焚之絶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然之允文知亮敗明當

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總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揚林河口（在和州東今曰揚林渡）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偽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首勸亮渡江者）及造舟者二人率軍趨揚州使符寶郎耶律默達（舊作沒荅今改後倣此）護神果軍扼渡淮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

殺之

劉錡罷以成閔李顯忠吳拱為兩淮京湖三路招討使

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

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

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今曰後河源出黃山逕和州西北與滁州分界東南至六合縣入江造三牐儲水深數尺塞瓜洲

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

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聚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滁

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鎮名在江寧府句容縣北為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閔等為招討使閔淮東顯忠淮西拱湖北京西

金完顏亮為其下所殺

亮至瓜洲居于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

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𩔖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喝山舊作高僧今改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衆刃剉之乃下令曰軍士亡者殺其富魯章京穆昆之副舊作蒲里衍今改富魯章京亡者殺其穆昆穆昆亡者殺其明安明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亮又令軍中運鵶鶻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於浙西都統

制耶律元宜本名阿里一名伊特年父慎思賜姓完顏按阿里舊作阿列伊特年舊作移特輦今改後倣此及明安唐古烏延舊作唐括烏野今改後倣此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我兵也近侍大慶善舊作大慶山今改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哈塔斡

喇布舊作納合斡魯補今改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達磐舊作大磐今改衣巾裹其尸焚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圖克坦永年梁珫大慶善等殺之元宜自為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于汴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在荆襄兩淮者皆拔寨北還

史臣曰完顏亮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欲為君則弑其君欲圖鄰則弑其母欲奪人之妻則使之殺其夫三綱絶矣何暇他論至于屠滅宗族剪刈忠良婦姑姊妹盡入嬪御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

後世稱無道主以亮為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

帝如建康

張浚至建康即具行宫儀物請車駕臨幸帝從之帝至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為重

金主入燕

壬午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食

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遣其將辛棄疾字幼安齊州人來朝

完顏亮死中原豪傑並起山東人耿京據東平自稱

天平節度使以齊州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

歸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

平府

金遣使來聘

金主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為報諭宋國使且

告即位

二月以虞允文為川陜宣諭使

允文還朝帝慰藉嘉嘆謂陳俊卿曰允文朕之裴度

及是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

恢復也和則海内氣沮戰則海内氣伸帝以為然允

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畧中原

帝還臨安

時將祔欽宗于太廟帝還臨安謂張浚曰卿在此朕

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言建康可以控帶

襄漢經畧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

金以張浩為尚書令

金主嘗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于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為心 時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曰誰歟浩曰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曰豈可使我為秦始皇事遂寢

閏月祔欽宗主于太廟

吳璘復大散關分兵和尚原金人走寶雞

璘遣兵復河源州及積石鎮戎軍遂復大散關

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卒謚武穆

錡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名姓以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齎恨而沒

耿京將張安國殺京以降金辛棄疾還執安國送臨安斬之

張安國殺京降金辛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寶統制王世隆等徑趨金營即帳中縛安國獻于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陰僉判棄疾獻議恢復持論勁直不為迎合衆壯之

吳璘復德順軍宋置治隴干故城在今平凉府靜寧州及環州注見前

璘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虢陝華惠逢取熙河或久攻不下或既得復失竟無成功仲舍鞏攻德順踰四

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金人戰于㡌亭大敗之擒其千戶耶律糾堅舊作九斤今改從北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懲其敗悉兵趨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于險且治夾河戰地璘至城下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進金鋭卒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呼諆將戰不力人益奮搏金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金人堅壁不

海陵之兵非緜南朝驕慢所至高宗於是方明言畢辭屈己之無益而以正名晝境為辭豈闇于前

動會大風雨遂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之璘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時姚仲等又復蘭會熈鞏等州及永安軍（宋陝西諸路無永安軍當作永興）

遣起居舍人洪邁（字景盧 皓季子）使金

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字大猷 永嘉人）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

而明于後哉益因傳位之意已決舉艱鉅以貽之孝宗故毅然言之而無所顧忌耳其曰向日講和之有所為而為特藉以解其前此恇怯之恥所謂欲蓋彌彰耳

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為梓宮太后雖屈己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絶宜正名畫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濶三十年不得以時灑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己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京

閤門見國書不如式折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鎻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

夏四月金人復攻海州鎮江都統張子蓋（字德高俊從子）及魏勝大敗之

金人復遣烏珍（舊作五斤今改後倣此）太師發諸路兵三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饟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門堰（亦曰石閭堰在海州西南即石湫河上游也）

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険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刦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于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葢往援進次石湫堰在石門堰南今為鎮金人陳萬騎于河東子葢率精鋭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汜畧陣中流矢死子葢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金人

高宗于禦金之役親履戎行心膽墜地還都以後痛定思痛復恐外患之乘亟循內禪之典名

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圍遂解

五月金追廢完顏亮為海陵煬王

蕭玉敬嗣暉許霖等輔亮為虐皆放歸田里特黜格

及其妻高氏伏誅明年追討亮弒熙宗罪廢為庶人

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昚音慎

初完顏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帥師為前驅直講史浩字直翁明州鄞縣人聞之入言於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

為倦勤實則避
禍益庸懦之人
無事不思退步
遜位之舉猶是
主和故智耳

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帝亦欲璋徧識諸將遂命從幸
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
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璋
既立更名眘

六月罷三招討使

以李顯忠主管侍衛軍馬司成閔主管殿前衙司吳
拱主管侍衛步軍司顯忠陰結金都統蕭鑄為内應請出師欲自宿亳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鄜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

止

追封子偁為秀王

詔集議子偁封爵户部侍郎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内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謚安僖母張氏為王夫人

帝傳位于太子自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皇后太子即位大赦是為孝宗

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

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帝朝太上皇於德壽宮

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不許自是月四朝

以龍大淵為樞密副都承旨曾覿（字純甫其先汴人）幹辦皇城司

二人帝潛邸內知客也尋以大淵知閤門事覿同知

閤門事

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

監南嶽廟朱熹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金于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絶約任賢使能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間國富

兵彊視吾力之彊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馬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秋七月召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

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

孝宗初政即復用張浚可謂銳于任賢設能專心委畀或贊成恢復亦未可定顧以浩為藩邸舊臣使預機密守淮之議與浚意見牴牾遂罷多方掣肘寖至

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錯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采石瓜洲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

棄地喪師其誤
國不亞于檜人
主用人可不慎
哉

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

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

官其孫六人初飛死獄卒隗順負其屍葬之九曲叢祠至是懸賞購其瘞順子告于官而改

葬之墓在今錢塘縣棲霞嶺下

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罷川陝宣諭使虞允文

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過寶雞北不過德順若兵宿

於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允文

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於

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于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之

故遼人伊喇鄂斡稱帝金將布薩忠義本名烏哲上京博洛科河人按烏哲舊作烏者博洛科河舊作孩懶古河今改後倣此討平之

伊喇鄂斡稱帝改元天正兵勢大張往討者多為所敗金主遣右副元帥默音討之遇于長濼方輿紀要即遼饒州長樂縣在臨潢西南鄂斡大敗率衆西走默音復追敗于霧淞

河在臨潢西南　鄂斡去攻懿州注見前　金師久無功布諾忠義自請行乃以為右副元帥代默音忠義及赫舍哩志寧本名薩哈連上京和坦人　薩哈連舊作撒合輦和坦舊作胡塔安今改等追之至梟嶺亦作梟嶺在臨潢西南　西陷泉金史地理志臨潢府有陷泉國言曰埒綳吉按埒綳吉舊作落孛魯今改後仿此　大敗之鄂斡以數騎僅免收合散卒萬餘人入奚部其黨多降鄂斡自知勢窮北走沙陀其徒執之獻于右都監完顏思敬送中都斬之其黨悉平惟扎巴不服頗為邊患金人苦之

冬十一月金以布薩忠義為都元帥赫舍哩志寧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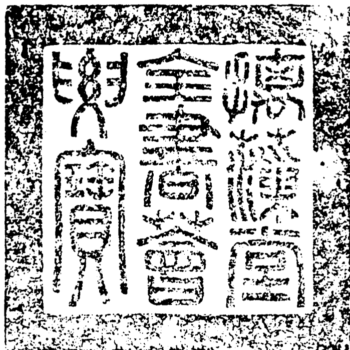
金主以宋不稱臣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寧駐軍淮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

十二月詔宰相復兼樞密使

詔吳璘班師

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 三軍璘亟馳

德順以備之已而金富察世傑本名阿爾山哈斯罕阿多國河人徙遼陽舊作蒲察世傑阿爾山舊作附撒阿多國河舊作斡篤河今改後仿此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時議棄三路遂詔璘班師明年正月璘得詔寮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遂退師還河池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于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為金取既而虞允文自川陝還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轅
謄録監生臣彭邦經